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
第二十八回 瓜州渡櫻桃死節 潤州城鄭子吹簫

欲向江南作酒傭，菊殘荷敗付秋風。
鳴鳥有情來榻上，飛花無限過牆東。
聊將世外煙波意，亂寫風雲問碧空。

世間繁華富貴，轉瞬間即成幻境，因此佛道二門，只講個空字，省卻無限淒涼。看破了酒闌人散光景，把那錦繡笙歌，實覺沒趣。即如忠孝節義的事，那豪傑丈夫偏為身家二字貶了名節，反不如那愚夫賤婢，一時間決斷不肯失身，於人做出英雄的事。

話說這苗員外要騙銀瓶，故使他慣走私商的大船，換與鄭玉卿上瓜州去。用的那個艍公，有名叫楊鐵篙，極是一個積年的水賊，專在江上打劫客商。後同一伙強盜，俱是竹竿長槍，被一個山西水客，慣使長刀，把竹竿砍斷，不曾得手。後來把長槍挑鉤，俱鐵裹半截，專一打聽船上攬下賓客，就勾將來一路水賊，去做生意。或是把客人殺了，或是捆成粽子樣，丟在長江裡去，因此渾名叫做「鐵篙子楊艍公」。

當初苗青一伙通打劫他家主人苗曾的，就是此人。一向投在苗青手下，賊船有百十餘只，或販私鹽，或做水面生意。苗員外使他將船換了董玉嬌去，要他江裡殺了鄭玉卿，把他家事和使女櫻桃一總拐回來。那鄭玉卿一個少年浪子，那裡曉得。他先使了幾個戲子，領著兩個粉頭，在金山寺下假裝吳公子，和那和尚假名月江，弄的是沒底的鬥，那裡猜去。也是鄭玉卿命不該死，連夜在金山飲酒，不肯回船，那楊艍公在船上想了一想道：「我與此人何仇，不過員外為得回董玉嬌和他的家私回去，今日行個天理，趁此人上岸，把船放開回去罷，料鄭玉卿也沒處來找尋。」

當日二更天氣，南風大起，即起了錨，扯滿篷渡過江來，到了瓜州，不上四更天氣。這董玉嬌明知是苗員外賺虎離山之計，點著燈也不肯睡。只見楊艍公笑嘻嘻的走進船來道：「咱二人今日天假良緣，這場富貴，那裡想得到。」忙叫櫻桃，不肯答應，即喚水手李小二，打開員外送這罐酒，原有的下程，雞魚筍藕之類，安排下過夜的。和董玉嬌促膝而坐，飲了一回，恐夜深了，即叫櫻桃來床上同寢，叫了半日，那肯答應，只在後艙嗚嗚的哭去了。楊艍公發狠道：「這奴才想你家主子，明日教你受受苦！」一面取出一口尖刀來放在面前。那董玉嬌門戶出身，何分彼此，歡歡喜喜脫了衣服，兩人抱頭而寢，一夜雲雨無度。那玉嬌口裡無般不叫，原是妓女接客的熟套。楊艍公盡力盤桓，兩意相投，不在話下。

那櫻桃因銀瓶被騙，哭了二日，飯也不吃。忽然見鄭玉卿上岸，全不回來，楊艍公進船與玉嬌同床睡了，就知落在他人手，再沒有出頭日子。哭到四更將盡，聽見他二人淫聲浪語，搖得船也是響，恐天明瞭受他的打鬧，不如尋個自盡，做了鬼魂也好找尋我姐姐銀瓶的下落。合眼朦朧，只見銀瓶上船來叫道：「我的姐姐，我已是死的了，你快來和我回去罷！」醒來又不見了。恰好天將五更，船上人睡得和死人一般，櫻桃起來把衣服鞋腳紮得緊緊的，推開船窗，只見滿江黑霧，那分東西南北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這就是我的結果了。」猛身一跳，又早飄飄玉腕凌波去，滾滾香魂逐浪浮。後人因贊他死節一段《孤貞詩》曰：

休把鬚眉問丈夫，丈夫無骨轉成愚。
每因巾幗成忠烈，翻覺綱常壞大儒。
一怒自能存血性，三思反使惜微軀。
莫言溝壑尋常事，多少英雄遜不如。

卻說楊艍公和董玉嬌一夜風情，如膠似漆。兩人摟著商議，問這鄭玉卿箱籠物件，玉嬌細說了一遍。楊艍公道：「咱有這些寶物，又有員外送他的一千兩銀子，還愁甚麼過不得日子，倒把你送回揚州去，天下有這樣呆子！如今做了十年私商勾當，還打不著這個大魚哩，今日倒把自己的兔兒不打，送與別人吃去？如今湖廣楊麼反了，占了洞庭湖八百里地面。他用的都是咱一班水船上朋友，如今和你從蕪湖上去，圖個大大的富貴，又說甚麼苗員外。玉嬌只得相從。到了天明，叫了幾聲櫻桃不應，才知他投江而死，按下不提。

那鄭玉卿在金山岸上找不見原船，走一回想一回。天已漸晚，那寺門首酒保來算席上酒菜，該銀四兩八錢。先收那吳公子一錠銀子，都是精白銅，如今吳公子去了，又不知那裡人，既然是一席的，少不得還我。鄭玉卿上岸時不曾帶得銀包，原是空身上船看景，不料逢見吳公子一伙神騙。赤手空拳，那裡湊銀子還他？酒保道：「我們小本經紀，不過城裡借些酒本來，趁些遊客的錢。這四五兩銀子，那裡包得起！」先是好說，後來見這玉卿全不應承，看了看玉卿，雖穿著一身時樣衣服，也沒有船，又沒有管家跟隨，說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分明是騙人的搗子光棍，白白的吃了酒食不肯還帳，難道就罷了！」就要拿繩子拴起來，說著圍了許多人，鬧了半日，也有說好說歹的。玉卿無奈何脫下一件玉色縐紗直裰來，算了三兩銀子。還欠一兩五錢，又脫下一件白線羅裙來，算了一兩。酒保見他實沒有分文錢鈔，歎了一聲「悔氣」，一直去了。

玉卿餓了半日，那有口飯吃，尋思一會道：「這金山寺有甚麼生意，不如到城找一找吳公子，或者遇見也不可。搭了個人載船，上得江南岸來，那有一分錢，只得解下身上帶的銀瓶一個香囊來，算了三分銀子船錢，才得進城。黃昏人靜，到甘露寺前歇息，已是掌燈時候，餓得眼裡黃花亂滾，肚裡腸子亂叫起來，好像蚯蚓之聲，其實難捱。玉卿四顧無親，那裡去宿，看了看甘露寺前有一座土地廟，且宿一夜，明日再作道里。才得進廟安身，只見一個老和尚，打著燈籠出來關門道：「這天已夜了，還有閒人在門外坐著！」見玉卿一個年少小官，穿著兩截短衣，在門首站立，忙問是尋房的、訪客的？如今金兵取了東京，不比太平光景，城裡二三更，酒樓上還唱戲，滿街燈火。如今關得門晚了些，這營兵就來查去，報韓世忠老爺。」指著門上告示，印的有拳頭大字道：「你看看。」玉卿抬頭細看：

欽差守禦江南，兼管淮揚兵馬都統制韓，為嚴防奸細事，照得金人犯，順襲取東京，鎮江為南北要衝，奸人不時窺伺。近因塘報緊急，江上戒嚴，恐防河北商旅，內藏奸細，伏禍不淺。今後凡有寺院廟宇，不許容留行客止宿，如有面生可疑，係東京音者，即時報本鎮審驗，過江無論僧道，村坊敢有私留，以軍法連坐處斬，決不輕貸。特示。

大宋建炎三年三月 日諭

鄭玉卿看畢榜文，嚇得面如土色。那老和尚見他說話蹊蹺，不像行客，把門一關，孤零零關在門外。幸得江南三月天氣不冷，在石台上坐了一夜，又怕巡夜兵丁看見，伏在一株槐樹邊，又饑又困。這個浪子一向受用過的，也該折算他折算，這一夜好難捱。

有詩一首，單說少年浪子不可輕走江湖：
莫道江湖容易游，少年當落下場頭。
花明楚館人先醉，金盡秦樓歌未休；
千里拋家空作客，孤身失計悔停舟；
提防陌路交情惡，覆雨翻云何處投。

這首詩單說少年浮浪子弟，仗著有幾貫浮財，自家有些小才藝，浪跡狂游。沒有那豪傑的本領，或是遇著那些下流匪類，引入嫖賭一路，不是誘你一擲千金，說是豪傑的本色；就引你偎紅倚翠，說是才子的風流。把手中有限的本錢，大家弄淨了才肯罷休。這等一起朋友，專一白手騙人，在江湖上打熬蟲，北方人叫做幫襯的。如鞋有了幫襯，外面才好看。蘇州叫做篾片，如做竹器的，先有篾片，那竹器才得成文。又叫做老白鱸，那鱸魚海中賤品，和著各色肉菜烹來偏是有味。因此這種人極是有趣的，喜的是趨奉諂佞，不好的也說好，不妙的也說妙，幫閒熱鬧，著人一時捨不得他。如今蘇杭又叫做陪堂，如門客應伯爵、謝希大，活活的把個

西門慶奉承死了，還要嫁賣他的妻子。你道人情惡也不惡！

這鄭玉卿自小生在武職官家，做個小後生，那曉得江湖上人情險惡，因此被苗青一伙大光棍騙去了萬金的資囊，送與別人受用。在土地廟前地下邊睡了一夜，次日早起來越餓得慌。這頓飯可是省得的？沒奈何把頭巾上玉結兒換了五十文錢，上店裡買了一頓點心，且救救急。不一時把二十文錢，單單買了兩個上等的燒賣，幾口吃盡了。這個飯怎麼處，到晚來那裡宿？尋思一會，看了看金山寺裡拾的這吳公子的紫竹簫在身邊，何不走上酒樓，且吹簫求些銀錢度日，以救一時之急。即將簫取出，擦磨光淨，看見城門外臨著大江，有一座酒樓，上寫一聯：天地有情容我醉，江山無語笑人愁。門面齊整，新油的紅綠，丹青可愛。

那樓上土客坐滿，也有憑欄看江的，也有猜枚行令的。玉卿走近席前，把簫吹起。正面座頭上坐著一個老官人，有六十餘歲，穿著鴨青布道袍，幅巾雲履，生得巨口長鬚。對面坐著兩個客官，一個是武官打扮，三十餘歲年紀；一個是秀才打扮，二十餘歲。老官人見玉卿年小，生得白淨，不像個梨園，又不像個客商，問道：「你這個人戴著頂巾子，沒有長衣服，不像個貧人，因何吹簫乞食？決有個原故。」玉卿不好細說，只道：「江上遇了盜，卻了財物一空，無可奈何，平日略知些絲竹，暫且糊口，等我尋著親眷，再回故鄉。」說畢淚落如雨。也是玉卿絕處逢生，老官人便道：「你那親戚姓甚名誰？做甚麼勾當？」玉卿道：「我姑表哥姓徐名有功，號震宇，汴梁衙裡千戶出身，聽得在鎮江水營做把總，不知住在那裡，又不知生死存亡。今經大亂，離鄉十五六年了，那時小人才七八歲，記得他出差江南，催買弓箭，因亂後不回家，就住在京口。今又投了水營做官。」老官人看著武官打扮的道：「這說的可不是你令尊麼。」那武官道：「你莫不是鄭二叔鄭■麼？」玉卿道：「在下就是，只不認得尊駕是誰。」那人起來：「才說的就是家父」，指著這老人道：「這就是家岳李次橋，這秀才是舍妹夫李仰之，原是換親的，如今幸得相遇。」忙讓坐下，知道不曾用飯，即叫酒保整四個面來，吃罷就送上酒菜來。玉卿飽食一頓，這才是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。四人吃罷下樓，打發酒錢，和鄭玉卿一路而行。

進得城來，走了幾條大街，到一小巷內一個小小宅院，內裡三層。才待叫門，只見徐把總出來，不認得鄭玉卿，問是那裡的客，那老官人才說：「在城外酒樓上遇見，說是找親戚的，問了一會，才說是親家的表弟鄭親家，今日送上門來，也是天假其便，不然令表弟少年出門，遭著不幸，不知怎樣流落了。」徐把總才讓進去，細問了一遍，東京的親友們家產俱罄淨了。大家淒然，取出一件紫花布直裰來，給玉卿穿著。留下眾人吃了飯，散去。打掃一間外耳房與玉卿安歇了。看見他生得整齊，就安排他門前做些小生意。那知久慣油滑，不安生理，那消數月，依舊品竹彈絲。看見江南走的婦女，不覺舊病發了，連他表兄家裡，也要磨起光來。這徐把總是個忠誠人，那裡曉得。直到玉卿後來沒有歸結，才知道無義之人不可交，不結果花休要種。